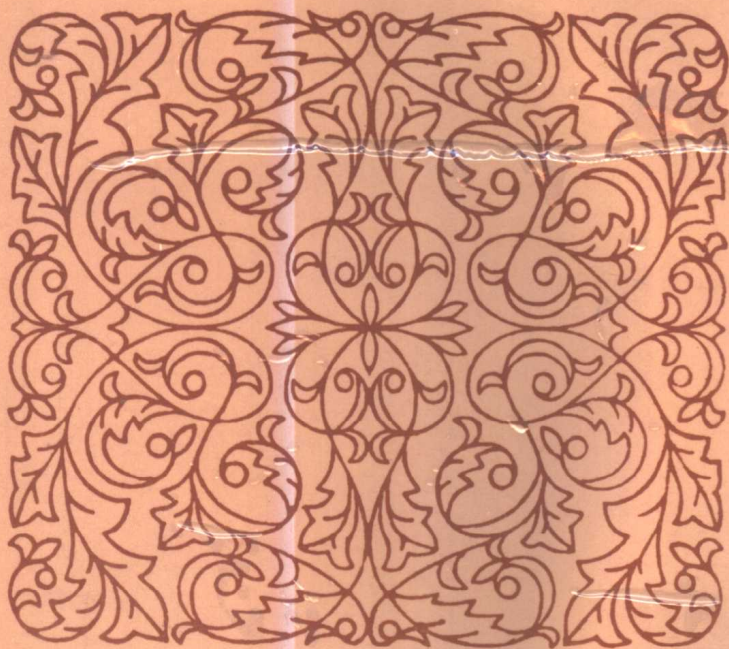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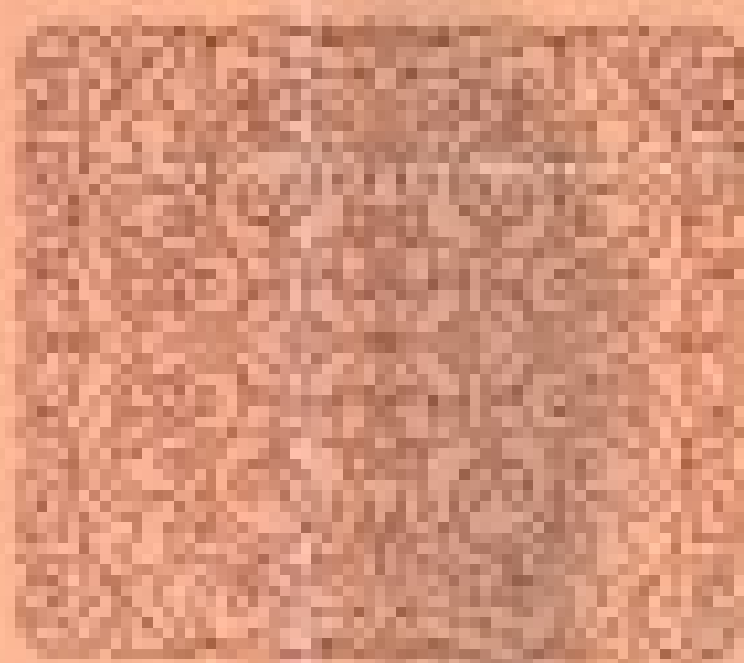
• 81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社會學



人間世社編輯

二十
今
人
志

志人今十二

角四冊每

編者 人間世社

發行人 余漢生

發行所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印刷者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據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35年版影印

本書編例

本書所選材料完全由本公司所出版之人間世半月刊「今人志」欄內抽出次序亦以在人間世發表時之先後爲標準第二十七期後并未選入特此聲明

目錄

吳宓	譯文
胡適之	譯文
老舍	王斤役
黃廬隱	劉大杰
徐志摩	譯文
孫大雨	沈從文
李叔同	曹聚仁
劉復	迫迂
楊丙辰	迫迂

章太炎	曹聚仁
周作人	廢名
林琴南	蘇雪林
嚴幾道	嚴秋塵
朱湘	羅念生
張伯苓	王石逸
齊白石	无病
梁漱溟	李競西
陶元慶	許欽文
劉大白	受仲
王靜安	玉李

章太炎	曹聚仁
周作人	廢名
林琴南	蘇雪林
嚴幾道	嚴秋塵
朱湘	羅念生
張伯苓	王石逸
齊白石	无病
梁漱溟	李競西
陶元慶	許欽文
劉大白	受仲
王靜安	玉李

吳 宓

世上只有一個吳雨生，叫你一見不能忘，常有人得介紹一百次，而在第一百次，你還得介紹才認識，這種人面貌太平凡了，沒有怪樣沒有個性，就是平平無奇一個面龐。但是雨生的臉倒是一種天生稟賦，恢奇的像一副諷刺畫。腦袋形似一顆炸彈，而一樣的有爆發性，面是瘦黃，鬚鬚幾有隨時蔓延全局之勢，但是每晨刮的整整齊齊，面容險峻，顴骨高起，兩頰瘦削，一對眼睛亮晶晶的像兩粒炙光的煤炭——這些都裝在一個太長的

膀子上及一副像枝銅棍那樣結實的身材上。

頭既昂起，背又挺直，雨生看來是有莊嚴氣象。他對於自己的學問是有相當的抱負，而他的好友也視他爲一位天真淳樸的人物。他爲人慷慨豁達，樂爲善事，每爲人所誤會，待人接物，每偏於忠厚，而對於外間之臧否也不能漠然。因此雨生的心靈永是不安的，不是在悵惘咨嗟，便是在發憤著作。他雖極崇拜哥德，但他却未達到哥德所稱羨『不慌不輟』（*Ohne Hart, ohne Rast*）的境地，這也如但丁吟着“*Io fei giubetto a me delle mie cose*”（我把我的廂房當做我的一架刑枷）一樣的未能達到這種境地。

世上有一種人，永遠不知所謂年少氣盛是怎麼一回事。雨生就是其中一個。雖然已年滿四十，他看起來總在三十與百歲之間，他待人以寬，待己却甚嚴。是信儒道，立儒行的一個人。容貌非常端肅，對事非常認真，

守己非常嚴正。但是仍不能令人望之生畏。

雨生現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當教授。此外曾主編學衡及大公報文學副刊，後者到最近才辭職。

雨生的教書，師道可謂無間然，只是在啟迪後生的靈感有點缺憾。他照時上課，一秒不差；預備講義，毫不敷衍。別人也許帶了書本將要引用的一段文字念給學生聽，雨生却無論那段文字怎樣長，非先自背誦上口不可。他的闡揚發揮處是井井有條：甲，乙，丙，丁這樣下去。有點乾燥，是的，但總不會空疏。他不像另一種教員，說的天花亂墜，結果不知所云，他所云的都有個內容，或有錯誤但斷不空疏。他總不依違兩可，他的是非非常堅確；換言之，就是不怕有固定的意見。關於記問的事實，尤其是那一類在百科全書及各種類書可以檢得的事實，他百無一誤。只在見解

上面，我們可以抓到他的毛病。在這種地方，雨生露出他的弱點，但是這個弱點，病不在論理不明或者立意不誠，病在他人文主義的立場——而且是白璧德式的人文主義的立場。雨生不幸，墜入這白璧德人文主義的圈套。現在他一切的意見都染上這主義的色彩。倫理與藝術怎樣也攪不清。你聽他講，常常莫名其妙是在演講文學或是在演講道德。

雨生辦學衡，一切立論與胡適正相反。學衡明明是大張旗幟以與白話文學反抗。而保守舊有生活的。反抗是失敗了，但是其勇氣毅力是可嘉的。他編文學副刊之勇氣毅力也是一樣的可嘉，他要叫中國讀者注意西洋文學之史實，而不僅撫拾那文學的皮毛，史實，年月，數目，這是多麼乾燥乏味。現代人所要的是趨時喜新，隨波逐流，撫拾這文學潮流上之泡沫草穢——Dowson, Baudelaire, Vary Virginia Woolf, Aldous Huxley 等

等。在現在時代，像雨生那樣孜孜叫人研究Homer, Virgil, Dante, Milton 雅典文學，就要遭人不齒。

悲哉雨生，你是那樣孤芳自賞，不屈不移。更可悲者，是雨生對自身也沒有了解。他立論上是人文主義者，雅典主義者；但是性癖上却是澈頭澈底一個浪漫主義者。雨生爲人坦白無偽，所以此點人人都已看出，只有他自己看不見。人家知道他是崇拜拜倫的，并且曾摹倣Childe Harold寫過一篇中文長詩。這種矛盾，讓別人看了不自在，他却處之泰然。

每回我想起雨生。就想起他的苦笑的容貌及他清華大學里淨樸的書齋及那被他的窗幔擠出的外邊一片風華穠麗的野景。也許是我自己在癡想，但我常疑心着，如果他肯拉開窗幔，憑眺那野景或是勿再矜持，放心怡情的賞那風華穠麗的一片野景，也許他生活上不至那樣不安，而面容上也不

至那樣苦笑了。

——
譯自英文中國評論週報



胡適先生

胡適之

適之綽號『胡大哥』並非偶然。梁漱溟多骨，胡適之多肉，梁漱溟莊嚴，胡適之豪邁，梁漱溟應入儒林，胡適之應入文苑。學者也好，文苑也好，但適之是決不能做隱士的。一人性格，大概難於分類，也大可不必分類。我想六分學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羅撒遜留學生，約略可以盡之。也許加了三分學究氣，減了三分才子氣，適之的應酬可以少一點，學術著作可以豐富一點，但如此便少了一團藹然可親之氣，而不成其爲胡大哥。